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 盛如繁花/祁定江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039-42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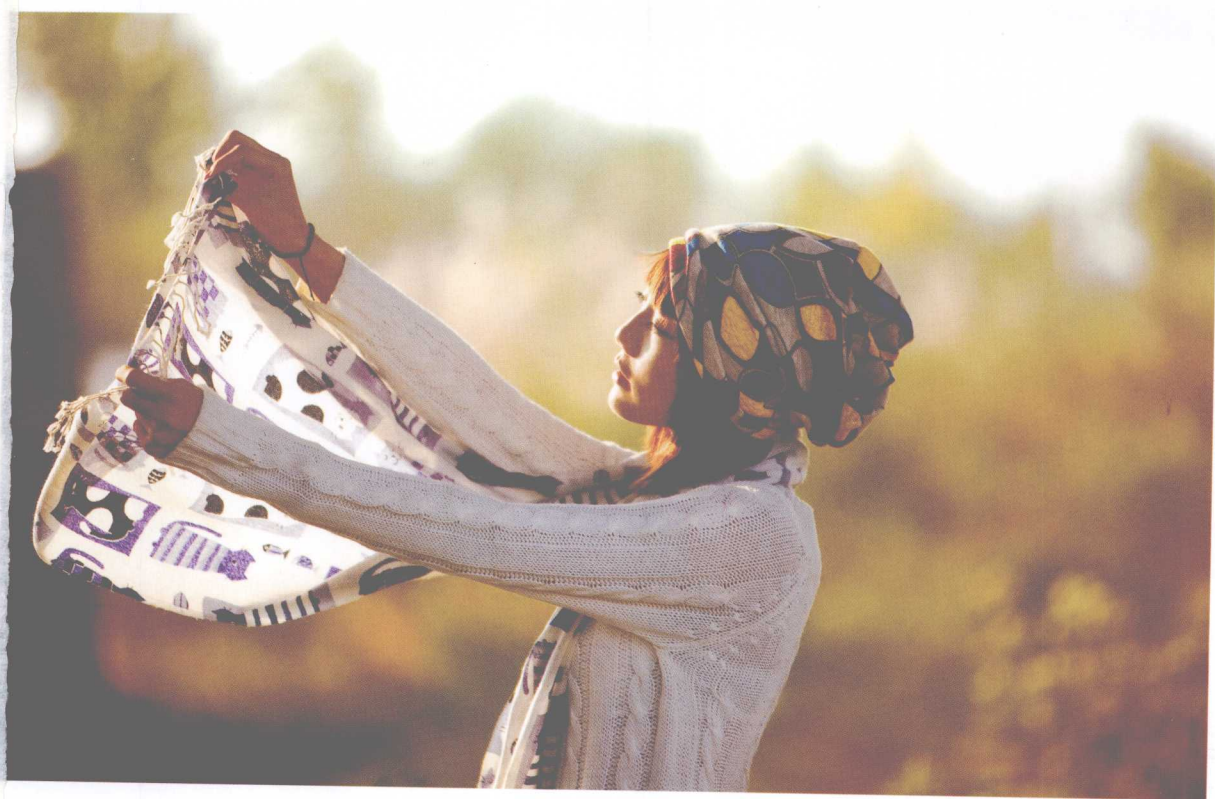
I. ①锦… II. ①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2026号

锦: 盛如繁花

- | | |
|------|--|
| 作 者 | 祁定江 |
| 责任编辑 | 潘 燕 |
| 选题策划 | 祁定江 |
| 装帧设计 | 弘文馆·许静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
| 版 次 |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720×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20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4283-9 |
| 定 价 | 22.0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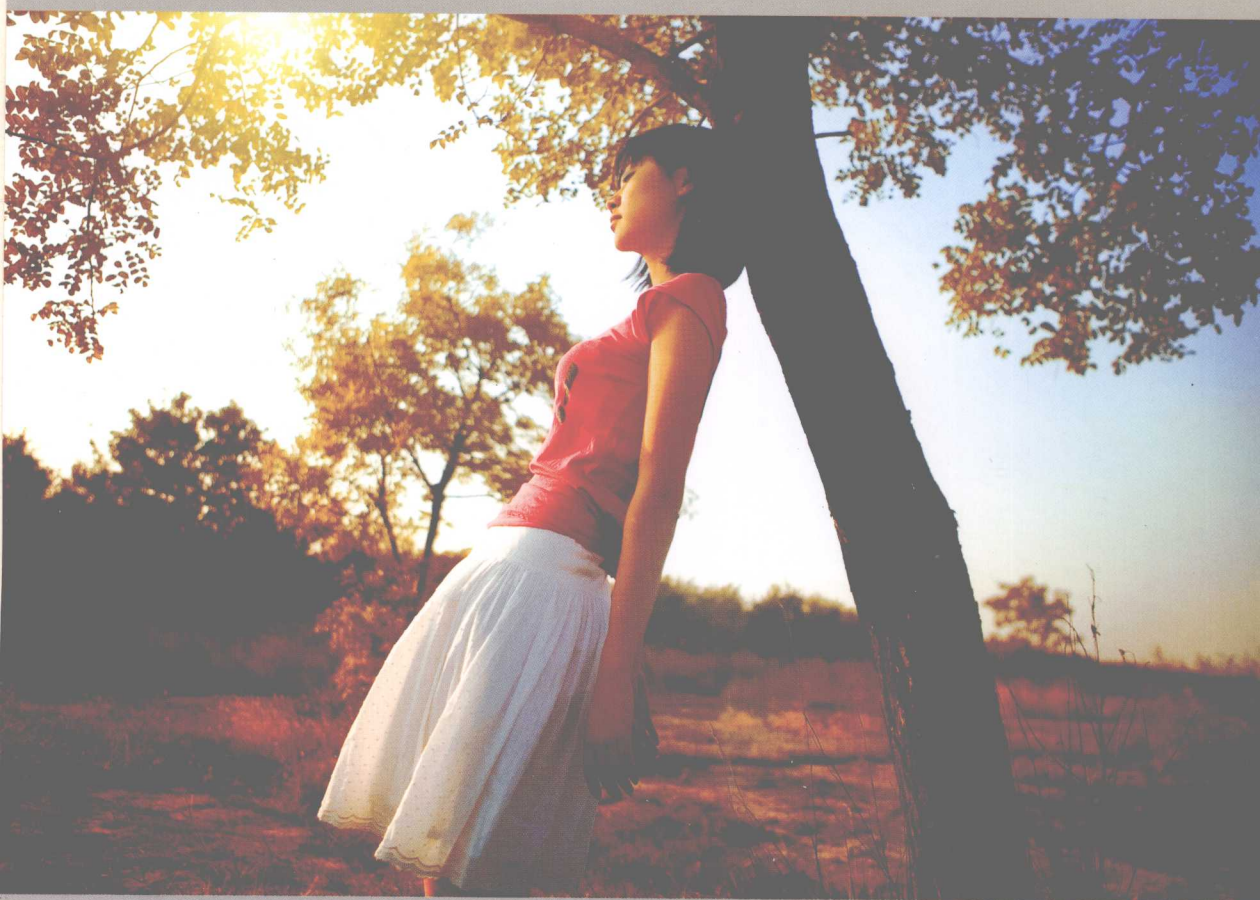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光阴没有名字，
但我见过它的影子，
静默在我们身边落下的叶子，
静默除了我们还有椅子。
光阴欲言又止，
空气竟如此清新，
蓝天下穿着白裙子的女孩们，
念着梦一般的句子。
她们说，
岁岁年年人不同，
年年岁岁花相似。



青春是美好的，回忆经过有选择的删改也是美好的。回忆中的青春是支离破碎的，刻意追求的片面美好是苍白的，无逻辑的，经不起推敲的。但谁又能拒绝美好的回忆呢？尽管它并不完全真实.....



SRFH

盛如繁花



以一种仰望的姿态伫立，
却不再感到孤单。
寂寞的季节从时光中流逝，
握紧的双手里满是青春的记忆。

年轻的岁月，想和你一起，
看落霞氤氲，水烟渐升。
看冬去春来，雪融草青。



走得很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
伤得最最深的总是那些最最真的感情。
我一直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承受这一天的到来，
可当真面对，才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个需要疼爱的女人。
痴心的等待能唤回一颗已经背叛的心吗？
我只能用面具来遮掩自己的伤痛。

时光匣子

- 39°女孩 奉波 004
你看不到我耳间的闪耀星光 辜好洁 020
奇幻学园爱之旅 浅草千叶子 030
烟花夜不见不散 项国托 040



目录

凤凰木下

- 梧桐尽时 宋俊瑞 053
斯托克斯的温度 辜好洁 065
等有一天 宋俊瑞 078
如果，错了位的时间 杨雨辰 086

光影纪

- 如烟 颜禾 095
那时花开 杨淑美 104
莫奈的签售会 胡钺 108
请把我的梦改良 胡钺 114

恋恋之岛

- 烟花烫 马熹哲 123
恋恋之岛 项国托 128
美丽的童话 金国栋 143

故事汇

- 奇迹 傅力 157
影事 窦蔻 175
苏老头的菜刀 铁头 184

锦 绣 年 华 · 盛 大 花 开

錦

盛如繁花 祁定江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时光匣子

39° 女孩
你看不到我耳间的闪耀星光
奇幻学园爱之旅
烟花夜不见不散



39° 女孩

文/奉波 图/奉波



早晨七点的闹钟响起来了，“丁零丁零，丁零丁零”，一声又一声。王小衰横躺在床上，他的眼皮重得扯都扯不开，潜意识里伸出手，在空气里一阵乱抓，书本台灯口杯等乱七八糟丢在桌上的东西稀里哗啦全部掉到了地上。好不容易摸到了闹钟，却怎么都关不上，兀自“丁零丁零”地响着，像是赶着去投胎似的。他眼睛抬都不抬，张嘴大声喊道：“王妈，你这个讨厌的女人，你又对我的闹钟做了什么手脚呀？”

他爬起来，拆下了电池，闹铃停了，他便倒下去继续睡。可是不到一分钟，闹铃又响起来了。他在心里骂道：“这个死女人，这种闹铃都给她买到了。”随手一挥，那讨厌的玩意便从窗户里飞了出去，重重地掉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发出很尖锐干脆的响声。终于，它不再响了。

王非凡用钥匙开了门，走进他的屋里来。她见小衰仍旧呼呼大睡，也不说话，只用两条韭菜轻轻地擦他的鼻孔，擦他的脸，他的腋窝。擦了不到十秒钟，王小衰终于忍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地笑到肠子打结。这样一笑，他便彻底醒过

来了。

“少爷，你再不起，到学校迟到了可是又要被罚打扫女厕所啦！”

“要你管，你这个死女人。我还巴不得打扫女厕所呢，我就是故意不起床的。”

“你这个死孩子，你不想起来，也不用打碎我的闹钟呀，这已经是家里的第一百个闹钟了。”

“我讨厌闹钟，我更讨厌韭菜……”王小衰一边说着，一面穿衣服下床，然后走进洗手间小便。可是，这时候王非凡也跟着进来了，她对着镜子往头发上抹发胶，左扭右拐地比试她身上的新衬衣。

王小衰怒道：“你这个死女人，说过多少遍了，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你不要进来呀。我这么大了，已经不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

“少爷，我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小便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啊？马桶都要被你冲走了，”她转过头，对着他那里瞧了一眼，说了一句让他恨不得一头撞死的话，“还遮遮掩掩的，其实也不怎么大嘛。”

然后两个人便开始坐在餐桌前吃早点。一边吃早点，一边相互上上下下打量，说：

“嗯，少爷你今天真帅。”

“王妈，你也不赖，真漂亮。”

“怎么个漂亮法呢？”

“我若是早生二十年，我一定追你呀。”

“啊……”王非凡吃到嘴里的一口面条又吐了出来，她在脑子里把这句话想了又想，总觉得不对，但又说不出个理由来，最后只是含糊不清地说：

“哪有儿子跟老子抢老婆的呀？”

王小衰说：“王妈，老爸都死了有十年了，隔壁的李叔叔虽然老一点，可人还不错呀，又有钱，那么大一家店。人家那么喜欢你，你也别太清高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情况，虽然风韵犹存，有三分姿色，可也是半老徐娘了，还带着个孩子。”

王非凡抬手就在他头上给他爆了一个栗子：

“你这死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哪有儿子说自己老妈是半老徐娘的呀？”接着说，“是呀，他可有钱了，就为了人民币，我也该抛家弃子嫁过去。”

“是啊，早该这么想了。我野草一根，小命一条，就让我自生自灭好了。”

她又给他爆了一个栗子，说：“你这个死没良心的，我这一辈子这么辛苦还不就是为了你吗？等你考上大学再说。他若是对你不好，我怎么对得住你那死去的爹呀？”

下了楼，王非凡坐上公车去电力公司上班，王小衰边听广播边等校车。等了五分钟，校车来了，李小萍早在车上用书包给他占了座位。在她身边坐下来，第一句话说：

“你今天真漂亮。”

“你每天都这么说。”

“真心话嘛。”

“你若是说真心话，母猪都会爬树。”

“切……”

她扭头在车玻璃上照了一下，又有点不死心地问：“你真的觉得我今天漂亮吗？”

“漂亮呀，虎背熊腰牛高马大，就是领结打得丑了点，跟着根红领巾似的。要知道你现在什么样，想象一下大灰熊老黄牛戴根红领巾不就结了。”

“呸，你今天真是小母牛被大象强奸——牛逼大了！知道你心里只有那长腿妹妹高幽幽。不过，人家可是一只会说话的刺猬哦，浑身是钢钉儿，小心扎了手。又冷得跟条冰棍似的，未必瞧得上你。”

说到高幽幽，王小衰一下就蔫了，像是被打中了要害似的，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自己喜欢高幽幽，可人家确实瞧不上他呀！自己背地里爱得死去活来的，可人家连甩都不会甩他一下。心里虽这么想，嘴上却说：“嘿，凭我玉树临风才高八斗风流倜傥一树梨花压海棠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江湖人称无敌小白龙的大帅哥王小帅，别说是刺猬冰棍，一个眼神丢过去，就是碉堡也非炸掉不可。”

李小萍笑起来，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拳：

“前面那些话背得挺顺溜的，可是，你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好像是念第一声吧，干吗要念成第四声呢？一听你那名字，就知道你有多衰了。除了我这种没品位的无知小女生，还有谁会喜欢你这根苦里吧啦的老黄瓜？”

“什么老黄瓜？”

“老黄瓜刷绿漆——装嫩！”

……

两个人一阵瞎扯，很快就到了学校。下了车，刚走到校门口门卫室那里，正碰上高幽幽和他男朋友陈竞强也从旁边走过来，四目相对的刹那，王小衰就已经败下阵来。他整个脸变得通红，一颗心扑通扑通地似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上教学楼的电梯的时候，陈竞强把手搭在高幽幽腰际，轻声地说：“小心一点，小心一点。”高幽幽回过头朝着他浅浅地一笑，很温顺地让他扶着自己上楼。

出了楼梯，王小衰就自言自语地骂道：“真恶心，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上个电梯还要扶，明摆着就是要趁机揩油嘛。”

“怎么恶心的吗？人家那叫恩爱。”李小萍在一旁幸灾乐祸。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我呸，被恶心到不行了！就男的那矮冬瓜样，接个吻还要爬梯子呢，打把雨伞才有幽幽那么高。也不知道她是哪根筋不对了，硬把自己好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好酸呀，我看这里是有人在吃干醋吧。人

家插牛粪上也不愿意插老黄瓜上，你只有看着眼红的份了。”

王小衰很坏地一笑，说：“我看你也是在吃干醋吧。老黄瓜宁愿想天上飞着的天鹅肉，也不愿意吃你这朵近在身边的臭牡丹。”

“哼……”

“你不会回家用破布做个小人，用针扎人家高幽幽吧？”

“那可不一定。”

>>>

第一次遇到高幽幽，是在他从初中升入清江一中的第一天早晨。那天的太阳很明亮，到处是明晃晃的阳光，一丝风也没有，街道两旁的香樟树和榕树叶都一动不动地伏在树杈上。她穿一件米黄色的长款风衣，戴着帽子，提一个小挎包，从对面的公交站台上下来，穿过马路，像一只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与他擦肩而过。

她的脸精致得就如漫画里的女子，长长的睫毛，如泉水般清澈明亮的眼睛，修长得如白桦树般的身材，她的气质，她走路的姿势，一切都美得恰到好处无可挑剔。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注定要受到致命的诱惑。就好比，这十多年来，他在茫茫人海里苦苦寻找的那个女孩，他无数次在梦里幻想的女孩，他穷其一生等待的女孩，终于在这一天出现并被她给遇上了。他喜欢上了她，一见钟情又无可救药。

但是他不明白的是：这么大的太阳，这么热的天，她为什么要穿着风衣，戴着帽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

开学不到两个月，高幽幽的美丽和气质已经迷倒了清江一中的所有男生。在私底下举行的无数次校花评选中，她都以无可争辩的优势当选。所有的男生都爱她，但她似乎谁也不喜欢，谁也瞧不上，甚至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她一个人默默地上课，默默地放学回家，也不坐公车，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中午不上食堂，只吃自己带来的盒饭。她就像一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防备起来，与周围的世界隔开。

她总是穿着风衣，戴着帽子和手套，无论多么热的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她的这种奇怪装扮，开始大家还觉得好奇，但慢慢的各

种不好的传言就在校园里散布开来，很多人都开始怀疑她有点神经不正常，是变态，是神经病。大家的态度也发生了九十度大转变，从刚开始的趋之若鹜，变成现在的避之不及，她在学校越来越孤僻，就像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和她说一句……到了高二下学期，她身边突然多了个矮矮瘦瘦的小男生陈竞强，长得很普通，但高幽幽却公然地拉着他的手过马路，一起上课下课，于是大家很快就知道他是她男朋友了……

>>>

“在想什么呢，这么神经叨叨的！见到意中人，魂儿都飞啦？”被李小萍当胸打了一拳，他才从思绪里回过神来。他跳起来，紧攥着拳头，说：“你今天是不是大姨妈来了，怎么动不动就打人？最后说一遍，不要再对我袭胸啦！”然后把拳头在她面前晃了晃，学电影里周星驰的台词说，“看到了没？这么大的拳头，生起气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上午上了两节英语，又上了一节语文和一节政治，每个老师一上台都是先用教鞭敲桌子，说：“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你们还不警醒，警醒呀，决定命运的時刻到了。谁英雄，谁好汉，高考考场比比看……”他们这些话，王小衰听了快三年，闭上眼睛也能背啦，所以现在只要一听他们说话他就想吐，肠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

老师们喋喋不休地讲了四小时，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想的全是高幽幽。他用铅笔在作业本上画高幽幽的脸，画了又擦掉擦掉了又重画。他觉得她的脸太精致了，那眉眼，那神情，自己的笔画不出来，画不好只会玷污了她。他也悄悄地从手指缝里瞧她，从镜子的反光里看她，但她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课，记笔记，做习题，她的成绩是全年级最出色的。她从来都不会注意到他。

“她的头发真好看。”他想。只有上课的时候，她才会把她风衣的帽子放下来，露出一头乌黑笔直的长发。王小衰想得出了神，正在这时，飞过来一截粉笔砸中了他的头，一转身就看到政治老师那张可怖的脸，他暴跳如雷，用他那极其蹩脚的湖南普通话道：“王小衰你在看什么呢？”

中午下起雨来了，下得稀里哗啦的。王小衰窝了一肚子气，先是食堂的饭菜难吃得要命，跟猪食一样，曾经还有人从紫菜汤里吃出过壁虎来，简直可以上天方夜谭了。现在又下雨，他穿着透气的球鞋，鞋底下有气孔，从操场走回来，袜子都湿了。

“太阳。”他骂道。学校不许骂脏话，抓到了要罚款，以前他动不动就说“日”，被罚得连零食都买不起了，所以现在他就把“日”改成了“太阳”，反正是一个意思。考试没及格，太阳；又看到高幽幽跟陈竞强在一起，太阳。

从电梯口出来，他就看到了高幽幽。她依旧穿着她的米黄色风衣，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教学楼尽头的走廊上，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风卷起来的雨一点一滴地落满她的头发，她的外套。他突然觉得她的样子是那么的落寞，她真的不需要朋友吗？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吗？

他慢慢走过去，在离她一百公分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怯生生地说：

“请问，我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吗？”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只是依旧保持着她的沉默。沉默就是默认。

他见她手里拿着收音机，左边耳朵里面插着耳机，就问她：

“你在听什么节目呢？”

“寂寞心声。”

“哦，我知道这个节目呢，交通广播电台的。总是会在雨天读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主持人的声音也很好听，不过我都有好久没听过了。”

又问：“你喜欢这个节目吗？”

“嗯。”她点了点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四周只有“滴滴答答”的雨滴声。王小衰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过来搭话，这会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站在那里显得浑身都不自在。

“校门口的那个男人，他好可怜。”她突然开口说道。

他顺着她的视线朝下面望过去。纵深笔直的教育大道早已经被这场突降的暴雨打湿，亮着尾灯的汽车从水中呼啸而过，远远望去，教育大道就像是一条色彩斑斓的河流，而无数汽车就是这河里漂浮着的船。

在校门口的十字路口，有一个男人，他穿着军绿色的雨衣，正在那里挥动手势费力地指挥交通。他单薄的身子在烟雨里模糊得若隐若现，就像是一片摇摇欲坠的叶子，仿佛风再大一点，就能把他给刮跑了。

“那个人是神经病呢。”王小衰很不屑地说道。

“他才不是神经病。”她突然提高声音，很坚决地打断了他的话。他还没来得及再开口说话，她已经转身离开了。

剩下他一个人惊愕地站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生气，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说错了话。学校里每个人都那个男人是神经病呀，他又不是交警，在那里搞来搞去的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听说他是学校九八级的学长，想当交警，考了许多次没考上，精神受到刺激就疯掉了。平常他都在学校附近一带溜达，神秘莫测的，一到雨天就站在校门口的十字路口那里指挥交通。

“没想到第一次说话就搞成这样，太阳。”他骂道。

走回教室，看到李小萍在对面冲着自己扮鬼脸，他也不理她，坐在自己座位上想刚才的事。过了一会儿，她传了个短信过来，说：“刚才挺美的吧，碉堡炸掉了没有？”

王小衰没有理她。

她又发了一个短信过来：“今天下午放学后要不要我等你？”

他觉得有点烦了，干脆关掉手机。期间有一两次，他不经意间看到了坐在前面的李小萍，她似乎有些不开心，一个人默默的样子。一瞬间里，他突然也有一点点心疼她，心想自己是不是对她太不在乎了一点？又想，这个八婆，整天没心没肺的一副马大哈的样子，哪会真的懂得什么男女之情啊？便不再去想她了。

因为上午得罪了政治老师，放学后他没能逃脱惩罚，被政教主任揪去办公室“坐飞机”。所谓的“坐飞机”其实就是蹲马步，双腿半蹲，两手伸直，一个极其费力极其丑陋的姿势。等到最后从那里出来，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正好赶上这条路线上的最后一班公车。

本来心情还挺糟糕的，但一上车，他就乐了。

他看见高幽幽也在车上，标志性的外套、帽子、手套，太过显眼了，大热天也穿这么多的人，除了她还会是谁？所以车上那么多人，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没有座位，抓着扶手站在车厢里。

她只是木然地望着车外，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他真的一点都弄不懂她。虽然她看起来那么骄傲而倔犟，但他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有一种悲伤，从他第一次遇到她，他就从她眼神里读出来了。

他一直朝着她那边看，希望她能看见他，但这是不可能的。她的眼睛里根本没有任何人，她就像一个突然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外星人，又随时都可能消失掉，她看起来与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他站在那里胡思乱想，没有一点头绪。突然，他听见她说：“还给我，快把它还给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恐慌。

她的身边站着几个染着红色头发的男生，他认得他们，是东城职业中学的小混混。其中一个胳膊上文着蝴蝶的小流氓手里拿着她的帽子，她很费力地想把它夺回来，但那几个小混混却趁机把她互相推来推去，并用一种极其下流的语气戏弄她：

“喏，这不是清江一中的校花高大小姐吗？”

“都说她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真是名不虚传呀！”

“别人给你起了外号叫什么‘刺猬’、‘冰棍’，我今天倒要摸摸看，不知道会不会扎手啊？是不是真的那么冷？”

“那你可要摸得轻一点，她那么滑嫩的皮肤，掐一把就掐出水来了呢！”

“听说她一年四季都把自己包裹得像粽子一样，大家想不想把粽子的皮去掉，看看里面究竟包着什么东西呀？”

“把她的外套扒掉呀！”

“把她的手套也扒掉！”

“把她全扒光了！”

他们很放肆地笑着，把她的帽子在车厢里丢来丢去。她用双手蒙着脸，发出低低的哭声，看起来是那么的悲伤而无助，但一车人谁也没敢站出来，帮帮她。

他“嗖”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朝那伙人走了过去。他原本在头脑里设定的情节是：走过去二话不说，一伸手放倒一个，再双脚连踢，“噼里啪啦”放倒三四个，接着用一只脚踏住那有文身的家伙的胸口，让他哭爹喊娘地向高幽幽道歉，道完歉他才放开他，然后自己跨前一步，双手把她扶起来，用手帕擦干她的眼泪，再低头吻她……一切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但他走过去以后，却突然回到现实世界，意识到了眼前力量对比的悬殊，所以，他只是怯生生地说：

“这位同学，请你把帽子还给她好吗？”

那家伙跳起来，说：“哇塞，我们的大英雄出现啦。”

另一个人说：“不知道等一会儿我们把他从车上丢下去的时候，这位超人会不会飞？”

“现实世界里的蜘蛛侠，可不是那么好演的哦。”

“让我们把这位救世主揍扁吧！”

那些人一步一步逼过来。情急之下，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抓住自己的书包对着那帮人就是一阵狂砸，然后一把夺过帽子，拉住高幽幽的手就往车门那里跑去。一见车上有人打架，那鬼司机大喊大叫，马上踩了刹车，并打开车门，他们俩趁机跳下车，一路狂奔。

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白天的暑气早已被那场暴雨冲刷得一干二净，四周升腾起一些类似于雾一样朦胧的流质。他们沿着吹着细细凉风的河边一直跑，青石板路上的水洼被踩得四处乱溅。一直跑到文昌塔那里，见后面没有人追来，这才停下脚步。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塔前的台阶上喘气，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突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笑，他觉得她笑起来的时候真好看，白白的牙齿，甜美的小酒窝，如瓷器般滑嫩的脸，就像天使，就像《迷失东京》里的那个女主角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的狼狈样子，像什么？”他问她。

“像两只掉进马桶里的小老鼠呀。”她笑着说。

“掉进马桶里的小老鼠？这个比喻真好玩。”

“呵呵。”

“刚才在车上，我的表现帅不帅？”

“帅，蟋蟀的‘蟀’。”

“酷不酷？”

“酷，内裤的‘裤’。”

到了今天，他才知道原来她也很会说俏皮话的。

“哎，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呢。”

“什么？”

“为什么，你一年四季都穿得这么严严实实的呢？”

“因为我是刺猬呀，浑身长满刺！若不把自己包严实了，一不小心就会把别人扎伤的。”

王小衰看着她的脸，很严肃地说：“你为什么不尝试着打开自己，敞开心胸拥抱这个世界？你总是不开心，总是那么孤单寂寞，因为你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连衣服都穿得这么保守封闭，怎么去和别人相处？其实，在你身边，关心你，爱你的人多的是呀。”

她的脸渐渐绷起来，之前的笑容已经消失，又恢复了以往那副冷若冰霜的表情。过了许久，她才淡淡地说：“我真的可以吗？”

“可以呀，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不可以？我只希望你开心，你活得幸福。看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我真的感觉好难受。”

他看到她的脚流血了，可能是刚才逃跑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割伤的。他伸手过去，想帮她揩掉身上的血迹，可她突然像发疯了似的，用尽所有力气将他推倒在地。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额头都撞破了。但他没在意身体上的疼，他只是从心里觉得难过，觉得悲哀。他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捡起书包，转身离开。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后，高幽幽一脸惶恐地呆立在那里，她下意识地拉住他的书包，想让他不要走，但被他拒绝了。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他看到她眼边有一颗硕大的水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

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太阳升起了又落下。那些美好而又微微疼痛的青春岁月，就像雨天里的雷声，从头顶的天空轰隆隆地滚过去。这些岁月也就变得像四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

阴雨，有时欢笑，有时哭泣。

高考越来越接近，很多同学都已经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王小衰依然是个阳光灿烂的小青年，每天背着书包坐七点半的公车上学，晚上六点准时回家。他稍微回去得晚一点，妈妈王非凡总会站在门口等他，她几乎从来不过问他学校里的事情，虽然他知道她心里其实比谁都担心，但她就是这么酷，一句话都不提。

相反，她会这样乱七八糟地跟他开玩笑：

“少爷，什么时候带个女孩回家给你老娘瞧一瞧呀？”

“怎么，你想升级做婆婆啦？”

“我还想你们给我生个小孩当玩具呢，玩得腻了，就丢在马桶里放水冲掉。”

“你这是什么破奶妈呀？残酷！”

“街上那个每天给你占座位的女孩子，人家是真的喜欢你吧？”

“你是说李小萍吧？我们可是纯洁的朋友关系。”

“嘿，才不信你呢，总之不是你喜欢她，就是她喜欢你，我看得出来。儿子我跟你讲，当你的小弟弟开始长毛毛时，你就别想再跟一个女孩子单纯地做朋友啦！”

“下流。隔壁的李叔叔……要不今天晚上我住同学家，给你们制造一点机会呀？”

“他太老啦。”

“老才好呢，就等着继承遗产了。”

“好主意。”

“哎，问你呐，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取得这么难听啊，害我出去丢脸死了，尽给人取笑。”

“按我们家传下来的老规矩，翻字典翻到的。随手翻开一页，上面是什么字就给取什么名字。你那一页够倒霉的，尽是些什么王小鸟，王小气，王小球的，选来选去，还是王小衰最好听一点。”

“还是你的名字大气，王非凡。”

“那是，非同凡响。”

“是非常平凡吧？”

她眨眨巴眼睛，突然说：“少爷，你最近好像一直心情不太好。”

“才没有呢。”

“别骗我了，你是我这里制造出来的，我用

鼻子闻一闻，就知道你心里藏着什么事啦。”

“才没有呢。”

“是担心考大学的事情吧？”

“真没有，我高兴着呢。”

“别想太多了，没考上没考上呗，你不是想当作家吗？”

“是呀。”

“那不就好了，沈从文上过大学吗？马克·吐温上过大学吗？余华上过大学吗？韩寒上过大学吗？郭敬明那小朋友好像也没毕业……”

……

有一次，王小袁跟李小萍坐在餐厅吃饭，李小萍突然放下筷子，瞧着他的脸说：

“老黄瓜，最近你的脸色很难看哦。”

“有吗？”

“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吧？”

他突然发起火来：“你们干吗？怎么跟我家那女人一个口气，是不是对过口供了呀？”

可她根本没把他的怒火当一回事，继续说：

“是担心高幽幽吧？她有半个月没来上学了，听人说她生病了。”

“是吗？她生病了与我有关系啊，我已经跟她彻底一刀两断了。”

“你就别骗我了，你的脸上全写着呢。其实，还真的有点想不到，像你这种整天嘻嘻哈哈没个正经的男生，也会这么真心实意地去喜欢一个人。”

“才没有呢。”

“好吧，我给你讲个故事。”

“什么故事？”

“我昨天晚上从一个叫‘寂寞心声’的电台节目里听来的，想不想听？”

“你说爱便说。”

“从前，有一个男生，他做学生的时候，喜欢上了另一所学校里的一个女孩子。有一个下雨天，他站在学校对面的马路上等她，谁知那个女孩子过马路的时候给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撞倒了，死了。从那以后，每到下雨天，他都要到那路口去疏导交通，并且大哭一场。那所学校就是清江一中，那个男生就是现在每个下雨天都在我们校门口挥动旗子的男人。”

“……听起来真像电影里的情节。”

“前不久你跟我说，上次你在高幽幽面前说那个人是神经病时，她表现得非常震怒，当时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状况，直到昨天晚上我听到这个故事才恍然大悟。以前我对她也没什么好感，整天两个鼻孔望着天花板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打扮又极其怪异，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能被这个故事打动的人，绝不会是那种冷漠古怪、毫无感情的人，她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如果你真的从心底里喜欢她，就该去找她，把事情弄清楚。”

五月初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身上让人很舒服，懒洋洋的。王小袁坐在窗户旁边，眼睛望着窗外。讲台上数学老师的声音听来有些虚幻而迷惑，就像从另外一个世界里传来的，只让人觉得昏昏欲睡。外面的石榴树上有两只小鸟，在树枝上唧唧喳喳窃窃私语，热热闹闹地跳来跳去。

“‘校门口的那个男人，他好可怜。’”

“‘他才不是神经病呢。’”

“‘因为我是刺猬呀，浑身长满刺！若不把自己包严实了，一不小心就会把别人扎伤的。’”

他的脑子里浮出她的脸，她那悲伤而无助的表情，他仿佛看见她穿着沉重的雨靴，独自而又哀怨地走在这个城市悠长的街道上。他一次次地回过头去看她的课桌，那个原本属于她的座位一直空着，没有人来，隔壁同学就在她的桌面上堆满杂物。她到底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不上课呢？

这么想着，他站起身来，背上书包就往外走。按照她在班级通讯录上登记的地址，他找到了单向街21号。单向街21号是一栋五层的小楼，坐落在巷子的最尽头。因为年代久远，房子的门窗已经锈迹斑斑，看起来似乎已无人居住。用拳头砸了半天门，才听到屋里有响声。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谁呀？”

“请问这是高幽幽家吗？”

“唔当”一声，门开了，从门后闪出一颗满是白发的头来。那是个很老的老婆婆，看起来起码有八十五岁了。

“你是五楼那个女孩子的同学吗？”

“五楼那个女孩子？她叫什么名字呀？”

“我是这里的房东，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在附近一所中学里念书的，是个